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总主编：王巨才

延安音乐主编：赵季平 冯希哲



【第二十三册】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

延安音乐作品·秧歌剧（二）

柳丰 兰宇 安翔 / 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二十三册】

总主编 王巨才

延安音乐主编 赵季平 冯希哲

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

延安音乐作品·秧歌剧（二）

柳丰 兰宇 安翔 / 编

牛永贵挂彩



周而复 苏一平 编剧
王光正 齐 璁 配曲

人 物 表

牛 永 贵 晋察冀某分区二团一营三连一班的战士。

赵 守 义 河北满城县的农民, 年约五十余岁。

黑铁他妈 赵守义妻。

老 李 三连侦察员。

老 王 三连二班班长。

战士数人

敌军曹

敌兵甲

敌兵乙

伪 军

牛永贵挂彩^①

第一场

时 间 1942年初冬,拂晓以前。

地 点 晋察冀边区所属满城县(敌占区)城里竹柳巷附近。

〔牛永贵上。他是在这一次袭击满城县的时候,在伪县政府前挂了花的英勇战斗员。由于当时情况急迫,他右腿上受伤,未能跟随队伍一同前进。现在手持大枪忍受着腿上的痛楚,焦急地在追寻队伍。他以大枪作为手杖,很吃力地一边走一边唱。〕

牛永贵 (唱〔山茶花调〕)

战斗中挂了花,
昏沉沉倒地下,
眼看着同志们,
个个冲锋前进。

① 剧本选自秧歌剧《牛永贵受伤》(周而复著,苏一平词),延安印工合作社,1944年5月版。

右腿上伤口重，
我不能跟上，
寒夜里，北风起，
望东方，天快亮。
一阵阵，伤口痛，
城外枪声又起，
找不见队伍心中好焦急！

(白)我，牛永贵，三连的战士。今天夜里，跟随陈连长和咱们连上的弟兄，打下了满城县，咱们一班担任突击，一直冲进了伪县政府；就在那当口，我就挂了花，掉了队。(以左手按伤口，做痛苦状，倒在地下)怎么的，腿不管事哪，走不动哪。咳哟，好渴呀，有口水喝就好了。(抬头一看，见不远处有一家人家，大喜)哦，再走两步，就到那家门口了，我进去要点水喝。(下)

[赵守义上。]

赵守义 (唱[勾调])

一夜里枪声响噼啪不停，
八路军打死了盖子名。
提起了盖子名我心恼恨，
抓去了我小子逼他当兵。
他不愿当伪军关在牢里，
活活地打得他一命归阴。

我赵守义，河北满城人。身边有两个小子，前年秋上，大小子叫汉奸盖子名抓去了，逼他当伪军；大小子有骨气，不愿替日本人做事，叫汉奸盖子名活活打死了。就在那时候，我把二小子黑铁，送到边区去参加八路军；要不，留在家里，还要叫鬼子抓去的。昨日个夜里，八路军攻下了县城，把汉奸盖子名给杀了，总算替我们大小子报了仇。(对里面高声叫)黑铁他妈，黑铁他妈！

[黑铁他妈上。]

黑铁他妈 (唱[勾调])

八路军处处是为咱百姓；
报了仇雪了恨我心高兴。

赵守义 你以后不要再哭哭啼啼的了，八路军替咱们报了仇哪。

黑铁他妈 (点头) 总算报了仇哪，这都是八路军的恩德！……提起大小子，我就忍不住要流泪。(哭啼拭泪)

赵守义 快去做早饭吃吧。

〔牛永贵上。〕

牛永贵 噢，到了那家门口了，我进去要点水喝，打听打听队伍的消息。(慢慢地走到门口，抬起手来敲门，随即晕倒)

赵守义 外面有人叫门，不知是谁，我去开门看看。

黑铁他妈 不要是鬼子来了？

〔赵守义向黑铁他妈示意，令其避退。赵守义去开门，低头一看，见牛永贵，发现戴一个臂章，知是八路军的受伤战士，惊喜万状；他弯下腰，扶着牛永贵，低声叫唤。〕

赵守义 (惊喜地) 八路军同志！(对黑铁他妈，喜悦地) 是八路同志！

〔黑铁他妈出来，欲和赵守义把牛永贵扶进门去。〕

牛永贵 (被扶起，渐清醒，一看是陌生人，大吃一惊) 你……你们是谁？

赵守义 我是老百姓。

黑铁他妈 是自己人。

牛永贵 我渴得很。

黑铁他妈 你进去，给他烧点水喝。(下，去烧水)

赵守义 八路同志，你怎么没走？八路军都拉出城去了，就剩下你一个人？

牛永贵 怎么，八路军都拉出城去了，真的吗？

赵守义 可不是，八路军就打我们门前过，从西门拉出城去了，你不知道吗？

牛永贵 我不知道。

赵守义 怪不得！早一会，八路队伍在咱们胡同口集合，短了一个人，找了半天，没找到；后来跟鬼子在城外打起来了，就走啦！

牛永贵 啊！队伍都拉走啦？

(唱) 一听见老乡说队伍撤退，

急忙忙拿起枪，赶紧来追。

赵守义 (唱) 鬼子兵正搜查捉到就杀，

好同志你赶快藏到我家。

牛永贵 (唱)我牺牲不要紧,枪要保存。

赵守义 (唱)人和枪我保险请你放心,

八路军同志,你走不得,现在正是四门闭紧,鬼子在搜查八路军哩,你往哪儿走?

牛永贵 (一愣,失望地,但旋即打定了主意,勇敢地)我还是要走!(举枪)我有这个家伙,不怕他,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坚决地要走)

赵守义 你怎么也不能走,八路军同志。这样,你不是自己去送死?

[黑铁他妈上。

黑铁他妈 同志,可不能走!水烧好啦,把他搀进去。

赵守义 哦,你拿把扫帚,到外边把血迹打扫干净。

[黑铁他妈下,取扫帚去。

牛永贵 嗯,老乡,咱们当兵的,不能离开队伍的,我还是要走。

赵守义 难道你怕我害了你吗?

[黑铁他妈持扫帚上,到门外打扫血迹。

牛永贵 不是的。这样好了,你借给我一件衣服,把枪藏在你这儿,让我找队伍去。

赵守义 不要这样。鬼子来了,我保护你,有我们就有你。

[敌人搜查声音渐近。

黑铁他妈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进去!

[牛永贵把子弹推上膛,欲和鬼子拼命。

赵守义 (阻止)使不得,使不得!快进去,快进去!没说的。

(急搀扶牛永贵下)

第二场

时 间 紧接上一场。

地 点 原地附近。

[伪军狼狈不堪,扭秧歌舞上。

伪 军 (数快板)

昨夜皇军在梦中,猛听喊一声,

胡里胡涂被惊醒；
慌里慌张，寻不着衣领，找不见裤子，捞不着鞋子，摸不着枪柄，
战战兢兢不知道啥事情，啥事情。
他们正在慌乱中，
八路军已经冲进城。
我一听事不好，
我提着裤子向外跑，
跑了没有几步远，
迎面来了两个八路军，
噼里噼拉枪声响，
差一点我的脑袋穿了一个大窟窿。
幸亏天黑没有被打倒，
我迷迷糊糊懵懵懂懂爬过了墙，
东倒西歪，逃出了这满城。
城内皇军五十个，
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零零落落，缺胳膊少腿出城逃了生。
还有咱们伪军四十名，一见了八路军，
大家心里真高兴，
举起了枪，三十九个投降了八路军，
我为了逃命只顾跑，
公路上汽车呜呜叫，
原来是保定城里派来援兵。
上了汽车再回满城道，
增援的皇军五百个，
团团围住了这座城。
皇军以为八路军这一次活不成，
谁知道打进城，
扑个空，扑个空，
八路军是神兵，

来是无影去无踪。

〔敌军曹与敌兵甲上。〕

敌军曹 (焦急无可奈何地)你找到八路军没有?

敌军甲 没有。

伪 军 半个也没有看见。

敌军曹 再找。

〔三人做寻找状。敌兵甲走到一摊血迹上,差点被滑倒了。〕

敌兵甲 报告,这地上有摊血,还没有干!

敌军曹 (仔细审视,跟着血迹向前看去)怎么,奇怪,进了巷里,血迹就没有了? 这地方离县政府很远,怎么有血迹? 这一带一定藏着受伤的八路军。这一次皇军吃败仗,都是因为老百姓通八路。现在挨家挨户搜查,搜到一个八路军,准叫他全家老少,杀得一个也不留。

〔三人同下。〕

第三场

时 间 同日上午。

地 点 赵守义家。

〔黑铁他妈扭慢速度的秧歌舞上。〕

黑铁他妈 (唱〔十里堆〕)

一清早,朦朦亮,

留下八路军,

流血过多,伤势真不轻,

我拿些香灰涂在伤口上。

八路军真英勇,为百姓,

哪个百姓不领情。

我家没有好吃的,

只有那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

捉住它,杀掉它,

慰劳咱们的八路军。(唤鸡,把鸡捉到手里)

我可把你捉住哪！（用手抚摸鸡）我啊，只剩下这一只老母鸡哪。那日本鬼子来，我都把你藏起来了。你呀，真命大！这次为了八路军，我可要把你杀哪。（拾起地上的菜刀，做杀鸡状）

〔敌人走近的声音。黑铁他妈扔下鸡和菜刀，开门出去看。敌人走近的声音更高。黑铁他妈急进，关门。〕

黑铁他妈（对里面）黑铁他爹，黑铁他爹！

〔赵守义扭快速度秧歌舞上。〕

赵守义（惊问）你鸡毛蒜皮咋咋呼呼地干什么？八路同志刚睡觉。

黑铁他妈 鬼子来了，正在隔壁搜查，要把他查出来怎么办？

赵守义 啊，鬼子来了，咱们把他藏在什么地方？

黑铁他妈 这……我可就没有办法了。

赵守义（沉思）我说把他藏在地窖子里。

黑铁他妈 对啦，就藏在地窖子里，上面多盖些草。打个马虎眼，就混过去了。

赵守义（对里面）八路军同志，八路军同志！

〔牛永贵改了便装，仍拿着那支步枪，血已不流，伤口给包扎好。痛楚渐减，精神很好，沉着地上。〕

赵守义（唱〔勾调〕）

眼看着鬼子兵要查我家，
叫同志你赶快藏到地下。

牛永贵（唱）叫老乡莫着急不要害怕，
我出去，免得要连累你家。

黑铁他妈（唱）鬼子兵人众多阴险毒辣，
你带伤冲出去，定遭他杀。

牛永贵（唱）日本兵人虽多我有枪不怕，
我不能为自己害你全家。

赵守义（唱）八路军老百姓就是一家，
听我说你赶快藏到地下。

〔敌人快到来的声音渐高。〕

黑铁他妈 哎哟，鬼子来了，快下去，快下去！

牛永贵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赵守义 快点! 啊,你等一等,(对牛永贵耳语)……你再上来啊。

[牛永贵下地窖子。

赵守义 (对地窖子)喂,同志,一直往里走,走到尽头,就往东拐弯,就是那个小洞。

(和黑铁他妈把地窖子口用板和石头盖上,上面又堆上一大堆谷草)

[敌军曹、敌兵甲、伪军上。

敌军曹 到这一家还是要打的!

伪 军 刚才把那一家小伙子,打得站不起来,不是也没有八路军吗?(出示手中血淋淋的打人的木棍,棍子打得快断了)

敌军曹 (看了看)不管有没有八路军,都是要打! 老百姓不打是不肯说的。给我叫门!

敌军甲 (对伪军)叫门!

[伪军踢门。

赵守义 (对黑铁他妈)鬼子来了你可少说话!

[黑铁他妈点头。

赵守义 谁?

敌兵甲 快开门!

[赵守义开门。

敌军曹 (在门外,警惕地)小心八路!

[敌军曹、敌兵甲、伪军注视门内,入。

敌军曹 搜!

敌兵甲 哈伊。

[敌兵甲、伪军到各处搜查,下。

敌军曹 (以手枪对赵守义)你把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

赵守义 找什么? 太君! 八路军,这里没有。

敌军曹 呃!

[敌兵甲、伪军又上。

敌兵甲 阿力马生!

伪 军 没找到。

赵守义 太君,你要鸡吗?

敌军曹 我不要鸡。(对黑铁他妈)你的说话?

〔黑铁他妈不语。〕

赵守义 (插上来)八路军不是叫皇军杀光了吗?

敌军曹 胡说!驻扎在城里的皇军叫八路军杀……杀光了……(没说下去,怕伤了皇军的威风)八路军逃走哪,有人报告你家窝藏八路军,快说!不说,就打死你!

赵守义 太君,哪次来空着手回去?要鸡就是鸡,要钱就是钱。这次您要八路军,我可没有法子,我又不能变一个八路军给您,太君,您别家去搜查吧。

敌军曹 你藏着八路军不说,你想混过皇军吗?你不说,马上就打你!

赵守义 你打死我还是没有八路。

伪军 老乡快说吧,不说,可要吃亏了。

敌军曹 (过去抓着赵守义的领子)你说不说?

〔赵守义不答。〕

敌军曹 (给赵守义一个耳光,一脚踢倒地,对敌兵甲)打!

敌兵甲 (对伪军)打!

〔伪军打,赵守义痛得惨叫。〕

黑铁他妈 太君!

〔敌兵甲顺便一脚把黑铁他妈踢倒。〕

黑铁他妈 (站起,跪向敌军曹)太君,打不得了,不能再打了。

〔敌兵甲过去亲自重重地打赵守义,赵守义将不支。〕

敌军曹 你说了,我就不打。

黑铁他妈 太君……

赵守义 (对黑铁他妈看了一眼)你就是把我打死了,也还是没有八路军。

敌军曹 (对敌兵甲)打!(他自己又解下腰里的皮带,重重地向赵守义头部打去)你说不说?

〔敌军曹和敌兵甲越打越重,赵守义渐渐被打昏过去。〕

黑铁他妈 (在旁边偷偷流泪,慢慢哭出声来,心上一阵阵难过,但又不忍把牛永贵说出来,不知如何方能两全,仍向敌军曹哀求)太君,不能再打了。

敌军曹 你不说,我就把他打死!(举战刀,以砍死赵守义来威胁黑铁他妈)

黑铁他妈 (打了主意地)好,我说。有八路,有八路!

敌军曹 你说你把八路藏在什么地方?说出来,皇军大大地奖赏你。好,你说……

黑铁他妈 就算我是八路,你把我带走吧!

敌军曹 (踢倒黑铁他妈,忿忿地)“八格亚路”!

[敌兵甲又狠狠打赵守义一阵,并用脚踢他一下,也不怎么动弹。伪军低下头去看看,见赵守义呼吸很微弱,马上站起,立正。

伪 军 报告,打得他快没气了。

敌军曹 到隔壁搜查去!

黑铁他妈 (听见伪军说赵守义打得快没气了,急走向赵守义)啊?!

[敌兵甲过去用脚把黑铁他妈踢倒,捡起地上那只没杀掉的鸡,和敌军曹、伪军扬长而去。

黑铁他妈 (被踢得浑身酸痛,有点站不起来,就在地上爬向赵守义,边爬,边叫)

黑铁他爹,黑铁他爹……

[赵守义不答。

黑铁他妈 (唱〔西京调〕)

一声声叫他爹声声不应,

你怎么就这样丢下了我!

弯下腰忙扶起黑铁他爹,

忍不住热泪往下流。

日本兵蛮无理活像阎罗,

他不是父母养好比畜生。

赵守义 (渐渐苏醒,慢慢地站起来,唱)

鬼子想我吐真情,

皮鞭打得我浑身痛,

骂声鬼子兵,

你把眼睛瞎!

打死我也不会说实话。

一心为着八路军,

只要他生命保全。

浑身痛,不要紧,

就是打死也甘心。

[低音轻奏[哭皇天]]。

赵守义 总算熬过去了。

黑铁他妈 那只鸡叫鬼子抢去了。

赵守义 八路同志饿了一宿,没有吃饭,家里不是还剩下几个鸡蛋吗,赶紧拿出煮煮,给八路同志吃。

黑铁他妈 好。(下,走到半路上又转回来)哦,该把他叫出来,透口气。

[二人走到洞口,刚拿去上面一大堆草,敌军曹、敌兵甲和伪军又急忙忙上。

敌军曹 那家有一个地窖子,这家恐怕也有,刚才你为什么没查出来?

伪 军 忘啦!

敌军曹 浑蛋,再去查!

[敌兵甲以脚踢门。

[赵守义连忙把草盖好,又躺在地上,黑铁他妈去开门。敌军曹、敌兵甲及伪军入。

敌军曹 (气冲冲地)你家有个地窖子,为什么不报告?

黑铁他妈 (惊异地)地窖子……

敌军曹 你把八路军藏在地窖子里,以为我不知道吗?

赵守义 (站起,急接着说)地窖子倒有一个……

敌军曹 (惊诧地插上来)啊!

赵守义 里面藏的尽是萝卜,太君要看吗?

敌军曹 在什么地方? 走!

[赵守义、敌军曹向地窖子走去。黑铁他妈亦赶上,心中有点慌,想设法混过敌军曹,敌兵甲从旁一脚将她踢倒。

赵守义 (走到地窖子前,将草等移去,指着洞口)你看吧,里面全是萝卜。

敌军曹 下去看看。

敌兵甲 (对伪军)你下去看看!

伪 军 (胆怯地,走过去一看)报告,没有。

敌军曹 (对敌兵甲)你下去看看!

敌兵甲 我?

敌军曹 去!

〔敌兵甲怯生生地走到洞口向下面看。〕

赵守义 下面可脏啊!

敌兵甲 (更怕,稍稍用眼睛向下面扫了一眼,马马虎虎地看了一眼)报告,没有!

敌军曹 看清楚了没有?

敌兵甲 看清楚了,下面黑古洞洞的,全是萝卜。

敌军曹 (不信任地,思索着)我来看。(可是他也不敢下去,以手枪对着洞口,远远地向下望了望)

黑铁他妈 (走过去)我说没有吧,太君!

敌军曹 (以手推黑铁他妈到一旁)少罗嗦!(想看,又怕,注视赵守义一会,马上抓住赵守义的胸口,拉到离地窖子五六步远的地方)给我叫!

赵守义 叫什么?

敌军曹 你叫:八路军同志,日本兵走了,你上来吧!

赵守义 干什么?

敌军曹 (以枪对赵守义胸口)不要你管!

〔赵守义等走到洞口,敌军曹以手握紧赵守义右手,把它背过来,自己躲在赵守义背后,以枪口对地窖子,命令赵守义喊话。〕

赵守义 (无可奈何地)八路军同志,日本兵走了,你上来吧!

〔稍停,敌军曹见无动静,又等了一会,没有人上来。他把赵守义拉开,对洞口放了几枪。〕

敌军曹 真的没有。(对赵守义)以后有八路军来,要马上报告皇军!

黑铁他妈 那当然,那当然。

赵守义 谁敢窝藏八路军,那他就不要脑袋了。

敌军曹 走!(下)

〔敌兵甲、伪军随下。〕

黑铁他妈 (欢天喜地)你的胆子真大啊,叫鬼子下去看,可把我吓坏了。

赵守义 这也叫做没法。鬼子就是这样,你不叫他看,他偏要看,叫他看,他偏不看,

我就料他不敢下去。那一次鬼子下地窖子,不让八路军同志打死几个!咱们快点叫八路军同志上来吧!(走至地窖子附近,用脚在地上跺了三脚,这是叫牛永贵上来的暗号)

〔一会,牛永贵持枪上。〕

黑铁他妈 把你吓坏了吧? 八路军同志!

牛永贵 没有。我一下地窖子,就上了顶门子。只要鬼子一下去,我就给他拼哪。后来我知道是鬼子叫大伯叫我,又听见鬼子放枪,我就知道鬼子不敢下来。咱们约好了暗号,大伯在上面跺三脚才上来哩。

黑铁他妈 哦。

牛永贵 (发现赵守义身上伤痕,头部被敌军曹打得流血,一惊)你怎么啦!

赵守义 这……

黑铁他妈 鬼子打得他这样的。

牛永贵 (唱〔紧西京〕)

见大伯被打得皮开肉烂,
爱护咱这恩德终生难忘。
为了咱他自己挨打受苦,
我这里谢谢你再生爹娘。
恨鬼子,恨得我心头冒火,
我一定替你们报仇雪恨!

赵守义 对,先在咱们家里住下,等伤好了,过两天让风声稍微松一点,给你找个“良民证”,我引你出城去找队伍,打鬼子!(忽然身上一阵酸痛)唉哟……

牛永贵 大伯,你先进去躺一躺,看鬼子把你打成这样。(和黑铁他妈扶赵守义下)

第四场

时 间 三四天以后,下午。

地 点 满城城内。

〔敌军曹上。〕

敌军曹 (数快板)

这几天到处查得紧,